

我出生于1933年,今年九十岁,亲朋纷纷贺我高寿,却少有人提到这是我老年人生的一个新阶段,一个在迈过花甲之年、古稀之年、耄耋之年之后,迈进鲐背之年的新阶段。原因是“寿”字比“老”字喜庆,大家遂尽量要回避“老”字。实际上,就人的生命来说,“寿”与“老”的含义是相通的,都是指生命长、活得久。然而,说“老”,往往会联想到衰老、老朽,说“寿”,则寓意寿命长、活得久,因而就贺寿不贺老了。

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,人的寿命越来越长,“六十多来西,七十不稀奇,八十小弟弟”。这意味着,人的老年生活阶段在明显加长,社会上的“白头人”越来越多。“天增岁月人增寿”,“增”的应当是人生的幸福快乐,而不是老人的困顿与无奈。因而,关怀“白头人”生活,让夕阳晚照的老年不叹老,不悲秋,越来越成为国家和社会关注的一个主题。

同时,老年人也不要认为老就是衰老、老朽,不要为“老”所累。六十岁以上老年人的“老”,主要是指生理上的,指“白头”;至于心理上的,努力永葆青春则是有可能的。英国哲学家罗素写过一篇《论老之将至》的文章,说他的外祖母八十多岁,精力仍然旺盛,思维仍然活跃。罗素说:“如果你的兴趣和活动既广泛又浓烈,而且你又能从中感到自己仍然精力旺盛,那么就不必去考虑这纯粹统计学的情况。”20世纪90年代,出过一本《文化老人话人生》的书,作者年龄为70岁至110岁,内中谈到最多的,是“人老,心可别老。”张乐平说“幽默使我年轻”,钱君匋说“丹青不知老将至”,赵超构说“优哉游哉聊以卒岁”,这些文化老人都为“老”所拘所累,以一种积极潇洒的

精神状态,使他们的晚晴熠熠生辉。

我也不回避老的现实,尽管体力日渐衰退,但也努力于“心可别老”,保持阅读思索写作的习惯。哲学上有“我在故我思”和“我思故我在”之争,我的体会,两者是辩证的存在。自然是“我在”才会有“我思”,但是,也正是“我思”,才有力地表示“我在”。对文化老人来说,虽“老”了,但仍“在”,只要不患阿尔茨海默症,就仍可以“思”,可以想。那种不为功利所役,在精神世界自由驰骋,是老人的一种特有的可贵享受。

老人恐“老”,不愿多说“老”,自然也有原因,重要的一点是“老”意味着生命快走到头了,死亡的恐惧随之会越来越重。因而,人们对老人贺寿时说“寿”而少提“老”。这需要正确认识死亡。死亡是生命的一个自然阶段,是谁也回避不了的。走向死亡虽然并非按着年龄大小排序进行,但一般说来,老人是走在前面的。面对这一生命规律,应视为人生的一种自然归宿,应顺其自然,持“生则乐生,死则乐死”的态度。不过,除重危病人外,包括老人在内的绝大多数人来说,死期都是一个未知数,不必因为人终有一死而经常恐惧焦虑,这不仅会加速自己死亡的到来,而且也会将生命的乐趣抹去。有道是:“人畏惧死亡,就一生陷入奴隶状态。”

朋友问我有没想过死亡的问题,我说,尽管现代人的寿命已经大大提高,但到了九十岁,也是来日无多了,有些事随时都可能发生。我对死亡的问题,内心并没什么阴影。只是我有一个希望,在走向死亡时不要有严重的病痛,看到有些老人去世前被病魔折磨的样子,十分难过。人生不同阶段有不同的问题需要重点关注,年轻时要正确对待名利,年老时要正确对待死亡。

小草莓与小年糕

王文东

小草莓和小年糕是两只狗,在名字前加“小”字有两个缘由。其一是孩子把它们从外面捡

回来时,它们都是刚生下来不久的幼崽;其二,它们成年后体型均不大。我们一家三口人去摘草莓,孩子在路边发现了一只出生不久的小狗。小狗皮毛黄白相间,眼睛还没有睁开。孩子蹲下来看小狗,向前倾斜了身体,想去摸它却又把手停在半空。孩子回望着我和爱人。我有心离去,但瞅见孩子的眼中

有柔软的光,包含有祈求着什么的愿望。我张嘴想说什么,没有说出口,我朝孩子点了点头,她迅速抱住了狗。回家路上,爱人把给小狗起名的任务交给了孩子。孩子思考着,给出了提议:“今天去摘草莓,就叫它‘小草莓’吧!”就这么定了。我们为小草莓布置了温暖的窝,用羊奶粉喂养它。三个月后,爱人到兽医站给小草莓打了针,领取了免疫证明,把它养育在了院子里。

一年以后,我们在外面散步,经过一辆停在路边的轿车时,发现一只黄色的小崽卧在车底,它浑身颤抖,双耳紧贴在脑门上……小草莓冲着小狗吠叫。我怕小草莓咬了狗崽,正要拉紧它,不料,小草莓对着小黄狗舔舐起来。不久,小黄狗缓缓从车底走出来,脚步蹒跚,围着我们转圈。它摇摆尾

们都喜欢小草莓和小年糕。后面住着的大叔是个厨师,逢他回家,常提着肉骨头

分给小狗们。前面的女邻居也很喜欢小动物,亦养了一只叫作土豆的狗。土豆经常和小草莓、小年糕一起嬉戏,它们平日里互抢狗粮;在春天,一起追逐飞舞的蝴蝶。我们一家外出旅行时,把小草莓和小年糕托付给女邻居照料。一次,我们在外一个月,女邻居会发来小草莓和小年糕的“生活动态”——有时,两只狗在吃肉汤米饭;有时,它们懒洋洋地躺在庭院里晒太阳。

我们回家那一天,狗们兴奋地跳跃,我发现,它们跳得没有原先高了——被邻居们喂胖了!

有小草莓与小年糕,蛮好!有相互照应的邻居,真好!

我是自由撰稿人,生活在杭州。无论去哪里,首选骑自行车。不是在车水马龙的马路上与电瓶车竞速,而是沿着中河、东河、运河、上塘河、西湖……在鸟语花香、满眼绿色中,不紧不慢地,骑着杭州市政府运营的共享自行车“小红”(手机扫码,游客也可以骑用),去我要去的地方。

2月26日,雨水第二候的第三天,我从家出发,骑车去上塘路和文晖路交界的地方看一棵500年的樟树。先是沿着东河,然后沿着运河和上塘河骑。河边蜡梅已凋,梅花仍盛开。数天前含苞的玉兰花已绽放,河边不时见到一树白色高华,让我想起自己谄的两句小诗:“与一棵树相处最好的方式是仰望/它能治好的不仅仅是你的颈椎。”

在杭州怎么度过春天?我特意查阅了明代高濂在《四时幽赏录》中收录在杭州度过春天的十二种方式:计有“孤山月下看梅花、八卦田看菜花、虎跑

泉试新茶、保俶塔看晓山、西溪楼啖煨笋、登东城堡望桑麦、三塔基看春草、初阳台望春树、山满楼观柳、苏堤看桃花、西冷桥玩落花、天然阁上听雨”。时过境迁,如今可以实行的,只有“孤山月下看梅花、八卦田看菜花、虎跑泉试新茶、保俶塔看晓山、初阳台望春树、苏堤看桃

花、西冷桥玩落花”这几项了;至于“西溪楼啖煨笋、登东城堡望桑麦、三塔基看春草、山满楼观柳、天然阁上听雨”等雅事,放下书,神往吧。“西溪楼”“山满楼”和“天然阁”已“不知何处去”,“煨笋”就是油焖笋,在杭州无论哪家餐馆都可以吃到。“东城”城楼在清朝覆灭后就已逐渐拆去,“桑麦”之处现已是高楼大厦;“三塔基”昔日是“湖中三塔寺基,去湖

作家周华诚笔耕不辍,不经意间又一部力作与读者见面,我常觉得读的速度还没他写的快。一杯茶水,虽浅香如常,却唇齿留香,回味悠长,这也是周华诚作品给人的感觉。

周华诚的《流水辞》是一部有关廊桥题材的文化散文,写的是浙江省泰顺的一座座廊桥。“泰顺的古廊桥,是大地上的册页,每一页都写满故园风雨。”风雨廊桥,其美有显性,也有隐性。绿水青山,杂花生树,云卷云舒,溪流潺潺,与廊桥辉映成趣的,是它存在的显性之美,已被大众聚焦、渲染得光彩夺目。

周华诚以作家的视野,通过大量的走访,挖掘这一古老事物的精神内涵,用散文的笔调让一座又一座廊桥“复活”在读者心中。薛宅桥、北涧桥、溪东桥、仙居桥、泰福桥……水灵灵的文字,时时透露着廊桥之美。

廊桥的修建、修复、守护、传承,其背后自然有故事,翻读这部作品,绳墨董直机、“斧头王”曾家快、讲解员毛素秋、文物专家季



幽兰

(中国画)

俞伟

古老的事物,宁静的力量

洪波

海波、自费筹建廊桥文化展厅的周老师、甘于坚守的守桥人、“80”后吴学养木匠、廊桥首事周善灵、晓波与海沙的廊桥爱情,精彩纷呈,感人肺腑。

这部作品,不只有这些好风景,作家用俯视、仰视、平视、透视的聚焦方式,捕捉了廊桥的凝聚力、平衡力,领略到了廊桥的美意、诗意、禅意的精神内涵。作家由廊桥铺展而开,写了与廊桥有着藕断丝连的风土人情,桥头的茶馆春秋、三条桥保卫战、陡步的溪水鸣琴、廊桥保护中心的庄通向、“情爱廊桥”茶馆的阿芬,让我们走近廊桥,感受廊桥的精神力量,品味廊桥之于当地人的想法,从而懂得廊桥之于村庄、族群的重要意义。周华诚用自己的双脚去丈量,用自己的眼睛去发现,廊桥与人、与自然、与社会周遭之间的关系。正如他在《后记》中所言:

“我希望能以自己的眼睛去发现廊桥与人、与自然、与社会周遭之间的关系。”

古老的事物带给人宁静的力量,在今天这个繁华的时代,我们不妨坐下,静下心来,读读《流水辞》,穿越时空,在廊桥上邂逅一段美好的时光,汲取“上善若水”的精神力量。“廊桥建造的精妙之处就在于不用一颗钉子,全部是用木柱,以贯穿、搭置、别、撑、顶、压的力学原理构架稳固的桥体。”这正如周华诚的文字,以极轻的笔触自然呈现,不用“钉子”去刻意、拼接文章骨架。这本书让我们寻觅到了不一样的廊桥之美,是宁静的,却又是震撼的。



一座廊桥架通开了彼此的时空,一部书打开一个世界,也打开了尘封的时光。《流水辞》写的是廊桥,叙述了廊桥的风雨,同时涉及到了有关廊桥的人间烟火。这是一座用文字构架的文化廊桥,将此岸与彼岸连接起来,让读者从中抵达美好的境地,在宁静的时光里,享受静谧的悠远。

璀璨星辰翻译家

凌珊

第一次听到“李文俊”是2018年我在翻译《伤心咖啡馆之歌》的时候,据说这本书李先生的译本翻得最好。那时还以为是青年才俊,直到前些天看到他去世的消息,才知道是位长寿老先生。也是第一次看到其照片,文质彬彬,不知为何,想到金庸,也想到钱锺书,或许他们都有着那种读书人的气韵和沉静——老知识分子的神情。钱李两人生日同一天,只是相隔20年。想象一下30岁的小李见50岁的老钱也挺有意思。图书馆里老钱借过的书,小李会特别留意。《伤心咖啡馆之歌》就是这样跟进的。老钱认为麦科勒斯不错,《伤心咖啡馆之歌》很好,但是对福克纳好像倒没有那么上心。

福克纳比较难读,除了文化,还有意识流,不愧是乔伊斯的同好。李文俊先生在遥远的东方国度解读那么纠结的美国南方文学,真是厉害。理解福克纳的精髓是颇需要花费力气的。不过在安于写作不喜欢抛头露面这一点上,他跟福克纳倒是很有共通之处。福克纳也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后,回到老家,就写方圆百里周围这些故事,结果写出了乾坤。国人对福克纳的阅了解要感谢李先生这座桥梁。

对于权威一说,他并不很在意,认为写作的人像演员,角色多变才是能力的表现,像莫里哀似的既能编且能演才是全方位偶像。因而李先生翻译晦涩的文学作品,也翻译轻松的儿童文学,翻译《小熊维尼阿噗》《小公主》《小爵爷》,这样的作品是适宜其休养身心的《秘密花园》,无怪翻译家们都有长寿的趋势。他们通过作品领悟人类真谛,所谓身不在庐山,因而知真貌。或者如歌德所说翻译家算得上半个先知。

我们乐见先知者婚姻美好和谐。你看,李先生和夫人张佩芬,最近去世、翻译《呼啸山庄》的杨苡先生,杨苡的哥哥杨宪益都是长寿且各自与“另一半”琴瑟和鸣,他们也都是夫妻双双搞创作的翻译家。

听闻李先生这样的大家翻译费也不算高。这可否说明他恬然淡定之挚真境界?君可见哪个天山不老童或者吉尼斯老寿星执着于腰缠万贯富甲一方?倒是那恬淡的情怀与平和心态,正立了乐天长寿的真理。译文天地,翻手为云覆手为雨,乃文学不老之璀璨星辰。译著等身,光华千秋。

江博物馆、浙江图书馆、清行宫遗址等可供有心人徜徉,有林和靖墓、秋瑾墓、苏曼殊墓等众多名人印迹可供有情者低徊。虽然白天到访不能身临“孤影横斜水清浅,暗香浮动月黄昏”之意境,但林和靖墓侧盛开的梅花如一树树粉云,让人生起“浮生若梦,浮生难得半日闲”的感喟。

终于走累了,移步楼外楼,预支稿费,点上一客东坡肉。“盘中犹剩东坡肉,春燕呢喃闹堂前”,想当年,芥川龙之介也是在春天到访杭州的。在游览了苏小小墓、秋瑾墓、岳王庙后,最后在楼外楼吃了顿午餐。不过,那时的楼外楼,也只是一家在“槐树和梧桐的树阴下,打着‘楼外楼’旗帜的餐馆”而已。

只要自己变得优秀了,其他的事情才会跟着好起来,跑步健身也是这样子,跑着跑着春天就来了。

十日谈

赏春乐事

责编:郭 影

